

銀行業最近之業務與農村

經濟之影響

許寶和

不久之前，我因事回到久別的故鄉——淮安——去，足足有一個

月。因此在時間上，很多機會給與我認識認識以農人生活為本位的淮安，是在一種怎樣過程中。在我沒有歸去之前，總以為占淮安人口百分之九五以上的農人，無論如何，無論是地主，是自耕農，或是佃農，他們生活，比大水那年都應當好點；至少也不至再壞。誰知事實上已糟不堪言了！我的有錢，——不，有田的親族中人，會見了我，他們都苦着臉這樣的說：

「現在的日子，難了，更難了！不但難，而且簡直過不去！大水那年，雖說一顆租籽沒收，可是錢還可以借得；田還可以賣得——當然是賤了價。但是今年大家收了全租，情形就不妙得很。店帳不得不給；借款不還；就是不還，利息也不得不清。此外，田賦更不得不納。然而稻的價錢，每石卻不值三元！試問濟甚事來？今年更是每況愈下，麥收了，連賣也

賣不出去。原因是美麥的成色，比我們的優，所以祇好聽牠糜爛。稻的價值更低，連二元半都難借呢？「免開尊口。」田自然不必說，值三十幾元的一畝，就「大減價」到十幾元，也無人過問。原因是都窮了，都沒了錢了！照這樣看起來，大約要不了三五年，我們的淮安，不成餓殍世界；也要變成匪窟的！」

「我們到逼不得已時，還是押衣飾來救得急。不過，利率很大。大約要在月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之間。」他們有時補充着。

「好，現在救濟農村經濟問題，已由理論的，要變成事實的了！你們等着罷！」我頹然的這樣安慰他們。

在我去掃墓的那天，因為必須我們祖遺一所在前年收千八九百石現在卻收不到五百石租的田莊莊頭領我，所以先去訪他。——他有自耕田五六十畝，佃田四五十畝。——還沒走到他家，遠遠地就看見他的門外堆着一大堆的稻草。我想：「還是自耕農好點。有這堆草，收的總不會壞。」那知等到我見着他之後，才曉得不然，不然。他們比地主們更

44壞；他們已到了「無隔宿之糧」的地步了！他的四個兒子和兒子的妻
948子，已因為不能擋着肚皮，去過飄流的生活了！當我問他那兩隻肥壯的
耕牛時，他好像比沒有了兒子還傷心地說：

「你幾年沒來，不知道我們的情形了。從水災那時候起，我們過的生活，比甚麼都不如牛，就是那年草買一元多錢一石，——百斤——買不起，才賣掉的！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買牛的力量了。唉，我們的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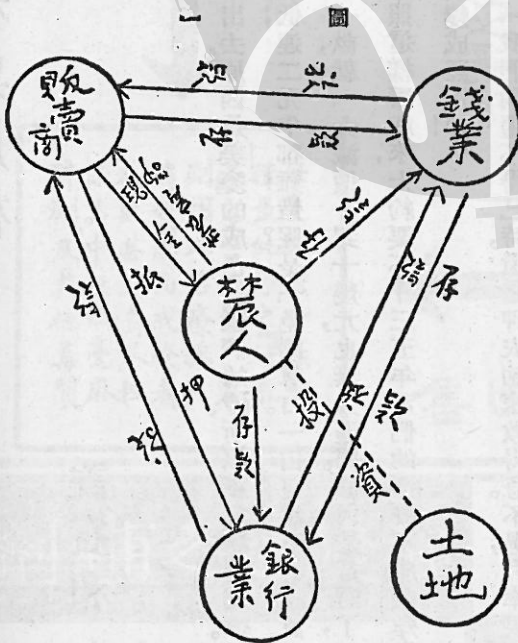
「好，不要急！現在救濟農村經濟問題，已由理論的變為事實的。你們等着罷！」依然只有這樣安慰着。

的確，農民窮了；窮的越見越多了！不只是淮安的農民們如此；全中國的農民們，也不能例外！可是「窮」不就是農民們自身的貨幣缺乏了的原故嗎？那末，農民們昔日恃以周轉，現在忽然流行停止起來的貨幣呢？你如果要知道，這卻有個隱藏的所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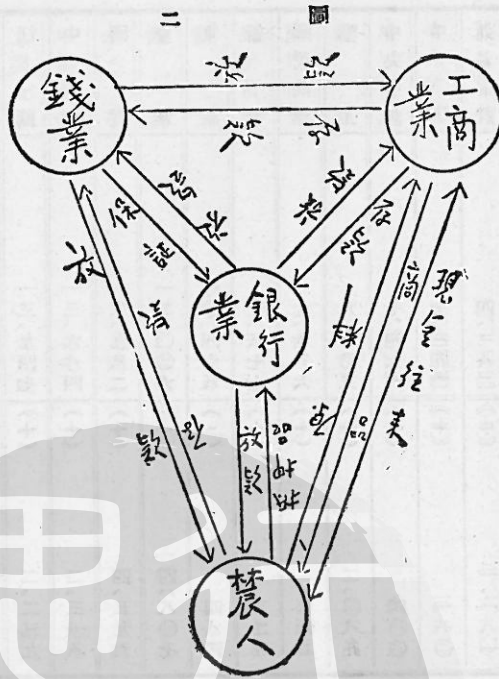
說到貨幣，就不能不牽涉到金融；譚起金融，那又不能離開銀行業的業務。因為貨幣是金融的商品；而銀行業則又是操縱——至少是把握金融的主人翁。所以銀行業的業務，直接影響於金融的緊弛；間接卻影響到農民大眾的經濟。而在農村這一方面說：農村經濟的漲縮，直接影響於社會的金融；間接卻也影響到銀行業的業務。這種因果糾纏的關係，或者有人要懷疑銀行業與農民大眾，發生直接交易的機會很少，

（當然指非農民銀行的業務。）銀行業的業務，當然也就不必一定完全因為農村經濟而相與浮沉。不知吾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凡百事業，何者不建築在農民大眾的基礎上。而況金融事業，更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嗎？假如每個農民，把穀子售給販賣商，所得的錢，如果很多的話，那末他不是把這多下來的錢，再去買地，便是存放出去生息。他們的知識和環境，已斷不會再讓他們把錢窖藏起來了。所以農民每一次的收穫，多少總與銀行業直接的或間接的發生一點交易關係，約如左圖：



而銀行業呢？他能直接吸收農民的存款；也能間接的（當然指非農民銀行的業務。）貸與農民款項，或是給農村經濟增加現金周轉的

機會。譬如銀行業貸給工商業的款項；工商業便增加了購買原料——如米、麥、棉、茶、絲、皮、毛等——的購買力。無形中，農民的現金，便加多周轉的機會。假如銀行業對錢業放出若干的款項；那末農民又可直接向錢業做得信用借款。而工商業的商品製成了，也可以向農民出售。取得了現金，再來償還或存放於銀行。其關係約如下圖：



銀行業與農村經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怎樣的關係最密切！最緊要！這恐怕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罷！

三

銀行業既與農村經濟發生密切的關係；現在農村經濟衰落，銀行

業受到什麼影響呢？而銀行業又如何的影響到農村經濟呢？這問題很容易解決。我現在取吾國銀行業中最重要幾家銀行，如中央、中國、交通、上海、鹽業、金城、中南、大陸、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中國實業、四明、農工、中孚、中國墾業、廣東、東亞、通和、中滙等三十餘家的最近存款科目合併額和庫存存款科目合併額，與上年各行各該科目合併額，分別比較統計於左，然再就表列的數字，分別論述各銀行的業務的進退和影響農村經濟的事實：

表一

行名	二十一年存款總額	較上年增(+)或減(-)
中國	四七六、五四八	(一) 四一、二五五
交通	一九三、七五八	(十) 二四、九一五
中央	一五三、九八一	(十) 六四、二三〇
上海	一三九、六三六	(十) 三六、二九二
金城	一〇八、九一六	(十) 一八、六八八
中南	九二、四〇四	(十) 一四、四四九
鹽業	七八、〇四二	(十) 一〇、一七六
大陸	七五、九八九	(十) 九、一〇六
浙江興業	七三、七七四	(十) 五、三八三
四行會	五九、五六七	(十) 三、六六四
四明	五八、六九五	(十) 二〇、四八六
中國實業	五〇、五三三	(十) 六、六二三
浙江實業	四一、〇二五	(十) 二、四〇九

廣東	二七、五八一	(一)	六、八二九
中興	二二、二七四	(一)	二、二〇三
東亞	二一、〇六三	(一)	二、九二五
通商	二〇、二九八	(一)	一四、五七三
國華	一九、七二八	(一)	七、一九一
農工	一七、三八三	(一)	三、四九〇
聚興誠	一六、三二三	(一)	五、〇五一
江蘇	一三、九四七	(一)	二、三三九
中孚	一三、六八四	(一)	二、三一八
國貨	一二、九八二	(一)	四、五九六
墾業	一二、〇〇六	(一)	四、八〇七
東萊	一〇、四六八	(一)	四、八四四
新華	九、八七七	(一)	三、二五
國民商業	九、七三六	(一)	六、六二
勸工	九、一〇三	(一)	二、〇八五
中央信託	七、四六六	(一)	四、〇〇
中興	七、三五二	(一)	一一〇
通易信託	四、三八二	(一)	一、一八一
通和	四、三三七	(一)	七、三四
上海女子	四、二二六	(一)	七、七七
廈門商業	三、五七六	(一)	一一九
永亨	二、五二八	(一)	五、三九
中華商業	二、五〇二	(一)	二、五
上海市	二、四二四	(一)	一、一七〇

表二

合計	一、八七八、一〇四	(十)	一、八〇、九六九
行名	二十一年現金準備額	較上年增(十)或減(一)	
中國	一一八、二〇六	(十)	七六、八九六
中央	八九、三三三	(十)	五一、九二五
交通	五一、七五九	(十)	一一、二二八
上海	五一、五一七	(十)	二一、〇三四
金城	三四、二八七	(十)	一、一三九
大陸	二二、一六	(十)	四、三九四
鹽業	二一、一三三	(十)	七、九七六
浙江興業	二一、〇六九	(十)	一一、四〇四
四明	一六、〇四三	(十)	五、二五〇
東亞	一五、四一六	(十)	五、八八
中興	一五、〇三二	(十)	二、二三九
中南	一三、六四三	(十)	三、一一一
中國實業	一三、一四二	(十)	七六
四行會	一〇、一四七	(一)	一、八八七
浙江實業	九、四六一	(一)	二〇四
廣東	九、〇六九	(一)	三、八九一
國華	六、七五〇	(十)	七四
國貨	六、二九四	(十)	一、八一二
農工	五、五一〇	(十)	一一五
墾業	五、四〇九	(十)	二、四〇三

94847 看重要的幾家：如交通、中央、上海、金城、中南、鹽業、大陸、浙江興業、四行儲蓄會、四明、中國實業、浙江實業、國華、農工、聚興誠、江蘇、中孚、國貨、墾業、新

就表一的質來說：銀行業的存款業務，差不多是一致地上騰。只要

會資金常呈湧泛的時代，該行成立最久，信用素著，豈有不為社會一般人士所信仰的道理？其餘東萊、中滙、永亨、中華商業、上海市等數家，數字雖減，究屬不多，無關宏旨。

(註) 本文統計表內，關於上年數字，請閱東方雜誌第三〇卷第九十兩號拙作「中國近年之銀行業」內附表。表中數字單位千元

聚興誠	三、五六六 (十)	三一二
江蘇	三、〇四六 (一)	三、二五三
中孚	二、九五五 (十)	六八一
東萊	二、八九三 (一)	五八四
國民商業	二、八九二 (一)	五五四
新華	二、一七六 (一)	三〇九
上海市	二、一三二 (一)	一、六九〇
中央信託	一、八四四 (十)	三九三
中匯	一、八〇四 (一)	七八九
通和	一、六九五 (十)	六六八
廈門商業	一、六二二 (十)	二四五
通易信託	一、三一一 (十)	五七八
勸工	一、三〇三 (一)	二七四
通商	一、二六七 (一)	一〇、二七九
永亨	九四二 (十)	六九四
中華商業	七七一 (十)	九八
上海女子	五九四 (十)	七二
合計	五六八、一三九 (十)	一八一、六九一

華、勸工、中匯、通和、上海女子、廈門商業及中央、通易兩信託公司等二十七家，無不增加鉅萬，便不煩言解。其中增加最多的：要算中央，已越六百四十餘萬而上。次屬上海，約三千六百餘萬。交通亦增約二千五百萬。四明約二千萬。金城千八百餘萬。中南千四百餘萬。大陸亦在千萬左右。而增加五百萬以上的：有國華、浙江興業、中國實業、聚興誠四家。四百萬以上的：有國貨、墾業兩家。三百萬以上的：有四行儲蓄會、農工兩家。二百萬以上的：有浙江實業、江蘇、中孚、勸工四家。百萬內外的：亦有通和、上海女子、新華、廈門商業、暨通易、中央兩信託等六家。此外，再就減少幾家觀察。中國的存款種類中，上年同業存款較多；今年此種存款銳減。所以在比較上說，是減少了四千一百餘萬；但在實際上，不過銀行業同業的本身或是與錢業的往來的存放此盈彼拙問題，絲毫與社會上問題無關。其次，廣東、東亞、中興三行，各減二百萬以上七百萬以下。但此三行，主要營業地址，都不在中國本部經濟範圍以內。減少的原因，當然是受了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無關本部經濟狀態的變化。又通商減退雖鉅；但該行上年鈔券的發行，未見獨立，存款往來與準備上不無多少關係。今年鈔券發行額，方見公開；存款數額忽告銳縮。此中珠絲馬跡，不無啓人疑竇；不然，以該行多年經營，且無波折，斷不至遞減如斯之劇！而況際茲社會資金常呈湧泛的時代，該行成立最久，信用素著，豈有不為社會一般人士所信仰的道理？其餘東萊、中滙、永亨、中華商業、上海市等數家，數字雖減，究屬不多，無關宏旨。

94848

就表二的質來說：中國的存款雖然減少很多，但營業現金準備額（包括庫存和存放而言）卻較上年增加了七千六百餘萬。中央的存款增額，不過六千餘萬；而準備額卻增到五千二百萬。此外，上海增逾二千一百萬；交通、浙江興業兩行各增千一百餘萬；鹽業增約八百萬；四明增約五百萬；大陸增約四百餘萬；此其舉犖大者。而增加三百萬以內百萬以外的有聚業、中興、國貨、金城等家。不足百萬的：亦有東亞、中國實業、農工、聚興誠、中孚、通和、廈門商業、永亨等家。不足十萬的：亦有國華、中華商業、上海女子等家。至於準備現金，較上年減退最大的是通商，約千萬元。廣東與江蘇兩家，僅三四百萬。四行儲蓄會與上海市兩家，不足二百萬。至不足百萬的，亦有浙江實業、東萊、國民商業、新華、勸工等數家。

茲合併表一表二的量來看：表一各行存款，統計較上年增減相抵，計三十餘行，共增加存額一萬八千萬元；表二各行營業準備現金總額，較上年增減相抵，計三十餘行，共增加準備額一萬八千一百餘萬元。假如以準備增額與存款增額相較，那末兩數相抵，準備增額還餘七十餘萬元。存款是負債，準備是資產；負債增加，資產當然也必得增加，這固然是銀行業的必然因果。可是資產的增加，無論如何，是不必超過負債的增加。就是準備的增加，不必超過存款的增加。因為銀行業，是以存款準備的餘額，來資運用，方纔有利可圖；否則因存款而支出的利息，便無從取償了。現在這三十餘家銀行，雖各該行的本身存額和準備額，各有進退。但統計下來，這三十餘家銀行的存款，祇增加了一萬八千萬元；而準備

備卻較所加的存額反而多出了七十餘萬元。換句話說：就是這三十餘家銀行，一年內，從社會上吸收的存款，除完完全全地窖藏在庫中，或是寄存本業外，又從社會上收回了七十餘萬元的現金。故目前現金之於銀行，不啻是有進無出。而在社會金融那一方面看起來，就是現金一旦流向銀行的庫中，便無再返還社會的希望！試問僅僅的一年之久，社會的資金，就流到銀行業的庫中去，有一萬八千萬元之鉅！（這還不過是三十餘行的增數。）一般國民經濟，安得而不窘迫？農村經濟，又安得而不瀕於破產？按之經濟原理：通貨膨脹，物價上騰。現在貨幣緊縮，物價更安得而不低落？我們且不必說什麼美棉、美麥的兩度壓迫了！

四

處於這樣的環境中的銀行業又怎樣的進展呢？當然，在毫無出路的奮鬥中，無論如何，是事半功半的了！可是究竟怎樣？請看左表：

表三

行名	二十一年純益額	較上年增(+)或減(-)
中央	一一、九六二	(+)
中國	一、八四八	(+)
四行會	八七三	(-)
中南	八四九	(-)
金城	八三一	(-)
鹽業	六五六	(-)
		七、〇九二
		一、三五四
		三五三
		一一一
		二六〇

上海女子	通和	廈門商業	江蘇	國貨	勸業	新華	墾業	國民商業	中匯	中孚	聚興誠	中國實業	通商	中央信託	農工	國華	四明	交通	浙江實業	東亞	上海	浙江興業	大陸
八七	九四	一一五	一二二	一三二	一三四	一四七	二〇一	二〇二	二六三	二七〇	二七五	二八一	二九五	三〇二	三三一	三九六	四〇八	四五二	五〇三	五五七	約六〇〇	約六二〇	六二六
(十)	(十)	(十)	(十)	(二)	(二)	(十)	(十)	(二)	(十)	(十)	(十)	(二)	(十)	(十)	(十)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七)
三八	一九	一八	四五	三五	一八	—	三	五二	三三	五五	一〇七	五九	一四四	七三	四一	一一六	八五	三三七	九	四八四	一九七	二四五	七二

通易信託	中華商業	永亨	東萊	上海市	廣東	中興	合計
八七	七一	七〇	三一	二一	—	—	二四、七一一
(二)	(二)	(十)	(二)	(二)	(二)	(二)	()
三二	一六	一	二四	六七	—	—	二、八九八

(註) 同前

據右表三的質看：各銀行純益的收入，較上年是減逾於增的。明白點說：銀行業的利潤，已開始縮減了！再就量的方面看：這三十餘家銀行，統拉起來，也不過增加了二百八十餘萬元罷了！而且，而且這二百八十餘萬元的增加，還是因着本年中央銀行的純收益增多了七百餘萬元的原故。因為中央銀行，究竟是銀行之銀行，靠着政治的力量，或是特殊的權益，利潤的收入，當較一般銀行收入的途徑為廣；所以能夠較上年增收七百萬元。因此，表上的統計，纔能有增收二百餘萬元的成績。假若我們因中央銀行，非盡營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拋開他的純益，而看其餘各銀行增減情形：那麼這三十餘家（中央除外）的純益，較上年應減少四百餘萬元。差不多占這三十餘家（中央除外）的上年純益總和之十分之三了！

現在附帶着說一說這三十餘家銀行的負債科目中較為重要的

94850 兌換券和資產科目中的放款，暨有價證券等情形。

據中國、交通、中央、中國實業、中南、（即四行準備庫）四明、通商、浙江興業、中國墾業等九家的兌換券檢查報告，二十一年年底的發行額，統共有四萬二千四百餘萬元。較上年，約增三千三百萬元。增的最多是中央，約千五百萬元。次為交通，約千三百餘萬元。再次為中國實業，亦有千二百餘萬元。此外，四明增約三百餘萬元，通商、墾業兩行，則尚不足百萬元。減的最多是中國，約七百萬元。中南約四百四十萬元。浙江興業減數最少，祇二十餘萬元而已。

表四

行名	二十一年兌換券總額	較上年增(+)或減(-)
中國	一八四、四二七	(-) 七、三二二
交通	九四、五〇一	(+) 一、三、四〇三
中央	三九、九九五	(+) 一四、八二二
中國實業	三五、八六〇	(+) 一一、五一〇
中南	三一、四〇三	(-) 四、四一一
四明	一五、〇九五	(+) 三、三四三
通商	一一、二七七	(+) 九九四
浙江興業	七、〇八九	(-) 二四四
墾業	五、二二一	(+) 九九二
合計	四二四、八五八	(+) 三三、〇八七

(註) 同前

各銀行工商業之投資——放款，其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欠

款，亦在其內。——較上年，統共增加五千九百萬元，以中央、上海兩行為最大。前者增約二千三百萬元；後者增約二千五百萬元。中南增約千六百餘萬元。金城增約千萬元。四明、交通兩行，各增約五百萬元之間。餘即有增，亦均在五百萬元以下。此外，減退最大的推通商，逾千七百萬元。中國亦不在少，約千一百萬元以上。中興亦有近八百萬元之減退。餘即減縮，尚無越三百萬元而上者。茲表列如左：

表五

行名	二十一年放款總額	較上年增(+)或減(-)
中國	三二二、八九一	(-) 一一、〇四八
交通	一四三、二四八	(+) 五、〇一一
中央	九七、七四二	(+) 二二、七〇一
上海	九一、九三三	(+) 二四、八六四
中南	七三、一四三	(+) 一六、五二一
金城	六〇、七六〇	(+) 九、九〇五
鹽業	五二、五四〇	(-) 二、二四五
浙江興業	四一、〇七二	(+) 九七七
大陸	三九、一八一	(-) 一、八九二
四明	三四、八五五	(+) 六、七九〇
中國實業	三三、二〇〇	(+) 一、八六四
四行會	二六、七七〇	(+) 四、六六〇
浙江實業	二二、七八六	(-) 一、二九三
通商	二一、一五一	(-) 一七、二四一

中興	廣東	聚興誠	國華	農工	東亞	國貨	東萊	江蘇	勤工	中孚	墾業	中匯	新華	中央信託	國民商業	通和	上海女子	永亨	通易信託	中華商業	廈門商業	上海市	合計
一八、四八二	一六、九七二	一一、五九〇	一一、三八八	一〇、七四〇	一〇、六一五	八、五七一	八、五六七	八、〇一五	七、八一六	七、七七二	七、一五一	六、五七三	六、四七九	六、二八三	六、〇三九	四、五三〇	三、八二六	二、八一九	二、三三八	二、三二五	二、三二〇	一、二三七	一、二三二、七四〇
(二)	(二)	(十)	(十)	(十)	(二)	(十)	(十)	(十)	(十)	(十)	(二)	(十)	(十)	(一)	(一)	(一)	(十)	(一)	(一)	(一)	(一)	(十)	
七、八八三	九一六	三、一五八	二、四三四	二、八四六	二、二九七	二、二九五	三一五	一、六三〇	二、〇〇六	四二二	八一五	三三三	四六七	三九七	一、〇三八	三三七	七一一	二、六八二	五二二	一四	四一八	四〇〇	五九、二八五

(註) 同前

年來政府對於公債政策，尙能維持宿諾，未再續發。(但華北問題發生時，曾有一度的開端。)故銀行業對於有價證券科目，在綜合方面便無多大的出入。綜計各銀行關於該科目餘額，較上年存數，統拉祇增約九百萬元。就中增加五百萬元以上的：祇四明一行。四百萬元以上的：有交通、鹽業、大陸三行。二百萬元以上的：有金城、浙江興業兩行。減少在七百萬元以上的：僅中國一行。三百萬元以上的：祇浙江實業、上海兩行。此外，增減的數字，均沒有超越了百萬元以上的。且有增僅數千元的：如國華是。茲表列如左：

表六

行名	二十一年有價證券額	較上年增(+)或減(-)
中國	六四、五四四	(-) 七、四八〇
交通	二六、〇三三	(+) 四、六七五
四行會	二五、七〇三	(+) 一一七
金城	一四、七七八	(+) 二、五〇四
鹽業	一四、三九一	(+) 四、一四二
大陸	一二、八〇二	(+) 四、一七一
中南	一一、四五四	(-) 五七六
浙江實業	一〇、九一二	(-) 三、一一四
浙江興業	一〇、三九九	(+) 二、〇七五
上海	六、四六八	(-) 三、七四四
四明	五、八一六	(+) 五、一二五

中國實業	五、五三四 (十)	二八四
農工	三、八二五 (一)	一〇三
中孚	三、五八二 (一)	一一六
墾業	三、〇一八 (一)	二八九
新華	二、九七五 (十)	九四九
通商	二、七七八 (一)	九二四
通易信託	二、一一九 (十)	九八七
國華	一、八九五 (十)	七
江蘇	一、五八五 (一)	七六
東萊	一、四六八 (一)	四七〇
聚興誠	一、四五一 (十)	二九二
國貨	一、三四四 (一)	七一
中央信託	一、三二四 (十)	一九三
東亞	九九〇 (十)	一八九
勸工	八一七 (十)	一二七
國民商業	七二三 (一)	八四
中興	五八九 (一)	二一
中華商業	五一七 (十)	二二三
上海市	四七一 (一)	五三
中央	三三〇 (十)	三三〇
上海女子	三二五 (一)	一四九
中匯	二三〇 (十)	八二
通和	二〇三 (一)	三四
廈門商業	一四〇 (十)	一五

永亨	七四 (一)	五九
廣東	—	—
合計	二四一、六〇七 (十)	九、二四

(註) 同前

五

綜觀上述的事實，銀行業的存款的業務，是不斷的增漲着，不斷的大量增漲着；同時因環境的不允許，現金準備的豐滿，卻也與存款成正比例的進步，有時準備的增加還有超過存款增加的可能。因此，這一方面，銀行業因利息的不利支出，便減小了利潤，或者竟無利潤而那一方面，國民經濟卻因貨幣週轉不靈，日漸衰落，凋枯崩潰！銀行業的存款，雖增收很多，但毫無出路，坐失利潤，當然受的是農村經濟衰落的影響最大！然而國民經濟，因現金週轉不足，愈益加甚衰落的恐慌，卻也未嘗不由銀行業的現金只向庫中流入，不能暢然流出的關係！因着這種因果糾纏的連鎖，便造成了今日這種「死拼」的局面了！然而銀行業的存款，既然是源源地的增漲，卻為何也學起「守財奴」的樣，把握着不放出來呢？是沒有人向他們借麼？其實，銀行業在這樣農村經濟的崩潰中，卻也未嘗沒有設盡方法，企圖打開難關，自活活人！可是問題太大了！太複雜了！不是銀行業的力量，所解決得了的！所以銀行業終於是不敢，不敢放款！陳光甫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銀行家並不是慈善家。」我想這真是一句最好的解釋。銀行家既然不是慈善家，當然他就

不能把負有債務的資金，隨便地捐助了出去！因為這時候的放款，最不可靠！最擔風險！他與其把現金放出去，十筆倒有九筆收不回來，祇落帳面好看；自然毋甯呆滯在庫中，比較是穩而且妥的了！基於這種論調，銀行業的放款業務，自然迥不如往年來得發展了！而且，上節表五所增加的數字，還是因了中央銀行今年比較多放出二千二百七十萬元的原因，纔有五千九百萬元的增加。其實中央銀行所放出的款項，難免不以帶有政治色彩的居其多數，——這至多是加強剿共的力量，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究竟還少呢！至於有價證券，因為今年沒有續發，所以祇增多

我國的災民統計

我國年來天災人禍，無時或息，因之各地災黎，頻受顛沛，哀鴻遍野，不忍卒聞。近據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發表，該會最近調查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等十四省市，因天災人禍而流離之災民，總數達六五、六六五、一七〇人，數量之鉅，殊堪驚人。茲分誌如下：（一）河北計四、二六一、〇〇〇人。（二）湖南計六、四〇〇、〇〇〇人。（三）湖北計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四）江西自遭赤禍後，其受災者約計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五）江蘇素稱富甲各省，但年來因災患而流離者，達六、五五二、〇〇〇人。（六）浙江亦以富稱，但因災禍而流離者，達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七）安徽蕪湖有二、二三〇人，安慶有六四、五一六人。（八）陝西受旱水匪疫風雹之災，被害者達五、五八四、五二六人。（九）甘肅災情同上，被害者達四、七五〇、〇〇〇人。（十）河南災民達一三、一一六、一一五人。（十一）山西災民計二、一〇三、〇一三人。（十二）山東受水旱兵匪之災者，有四、二〇六、〇一三人。（十三）四川災情同上，受災者二、五九八、八〇六人。（十四）廣東災民達三三九、九四六人。尙有其他各省市，尙在着手調查中，其數定不在少數云。

了九百萬元的投資，爲數尙不算多。

現在農村經濟的衰落，不過纔啓其端（當然，是不加，或無法阻止的話），而銀行業的業務，也纔因着存款湧增，不過損失了一點可以取得終於不克取得的利潤。目前的情形，一般人看起來，這兩者關係，似乎還不十分的嚴重。然而像現在這樣「死拼」的局面，終於不得解決方法。到那時：農村經濟，固然要完全的崩潰！社會的秩序，固然要不堪設想！就是全國銀行業，卻也有睡在黃金的榻上餓死的一日！

二二，一一，二〇於哈爾濱客次